

历史的文明

穿城

梅洁 著

看历史大景 品文化

一位女作家的『文化苦旅』 为您解读岁月长河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历史的文明

梅洁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历史的文明 / 梅洁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53-4

I. ①穿… II. ①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9902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装帧设计 水 墨

穿越历史的文明

梅洁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51千字

印张 14.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53-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阅
读
梅
洁

王
宏
甲

初见梅洁至今有二十余年，我见到的梅洁总是微笑的。微笑其实需要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启动这“力量”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她的作品中，常能读到一种乡愁。想象一下，鄂西北、汉江边，十五岁的梅洁是什么样子？十五岁，为了逃避“父亲政治苦难的株连”，她独自一人告别故乡到远方去读书。此后几十年，从南方到北方，从京城到塞外，她说：“故乡的大河居然如父亲母亲迷蒙的泪光，永远地灼痛着我的乡恋。”

“我常常含泪对自己讲述我的回忆。”她的作品中确实有不少泪水。然而这微笑、乡愁和泪水，都并非没有力量的东西。我在她的《大江北去》中读到了梅洁的惊涛骇浪。这部长篇卷一的标题就是“忏悔的泪水能流成江河吗”。如果她仅仅是描写南水北调工程的浩瀚和艰辛，也不至于这么沉重。我曾非常感佩地描述她“以更大的关注去追问、去探索为什么有这个工程”。带着深深的忧伤和战栗，她把环境恶化的状况放在我们面前。她令人震撼而又充满深情地讲述着珍惜水资源、珍惜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什么梅洁总是带着微笑？我渐渐读见了这微笑来自何方。从故乡“忧伤的江湾里走出来，我对世界一片同情”。这是

她写过的话,这意味着梅洁从个人的颠沛流离体验到了人间到处存在的苦难和忧伤。“后来的岁月里,我试图以文学的形式和我所处的世界对话。”那是从何时开始的呢?1970年梅洁大学毕业,与她心爱的男生一同分配到荒凉的塞外。十年后,梅洁开始写“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感恩”。

一个少年时失去家乡的女孩,在塞外建起自己心爱的家,渐至发现自己生命时光中的乡愁,“几乎凝聚了我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情”。这意味着个体生命中的爱情复活了她对整个世界的爱。文学获得这种情感,就会非常了不起。多年后她以这样的深情去关怀中国西部的贫困与环境、西部的教育与孩子,写出《西部的倾诉》,获得鲁迅文学奖。

但是,2004年,丈夫永远地离开了她。“你躺在我的怀里走了”,那是在从昆明去北京的列车上,丈夫停止了呼吸后列车还要走十九个小时才能到家,“我抱着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的体温无法再暖热你冰凉的身体……我的鼻子开始出血……”这个时期,梅洁的泪多到能把自己淹溺。

我坚信一个人给不出他(她)没有的东西,无论是爱还是恨。真正的爱,是你心中存在的并渴望给出去的东西,不会由于爱人的逝去而消失。

阅读梅洁,我需要一再返回她十五岁“出逃”的地方。那次离别,是她走向人生真正的出发。她曾写道:“没有离别,我绝对是另一种意义的艰难和平庸,而离别最终又使我成为一个怀着乡愁四处寻找家园的人。”今日这一次,她寻找的远不止是生她的家乡,而是向着一个更大的家园出发。

这是个多大的家园啊!她在《写在扉页上的话》中一开始就谈到了民俗,她说:“人在民俗中孕育、诞生,之后便是在温暖持

久的民俗文化的氤氲中长大成人。”要读见梅洁这些话语的含意,恐怕不容易。因为“民俗”在今天已被放到很边缘的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文学,似乎哪一方面都比民俗重要。如何理解梅洁所说的“民俗”,具有像母亲那样至尊的地位呢?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我曾在《俗是家园》中描述,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古人造这个“俗”字,就以“人”和“谷”构成,能够共俗,共同有饭吃,就是天大的事。

中国最早与“俗”字联袂的字是“风”,即风俗。自古流传伏羲、女娲都姓风,其形象都被描绘为蛇身人首。繁体字“風”的形象,描绘天穹下一条虫,这便是他们的图腾。中国的龙形象是在蛇图腾基础上的众图腾大融合。

风俗何以重要?古人类散居于山林野谷,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如果不能使彼此同风共俗,如何能使部落发展壮大,如何能有共同的家园?《诗经》里的“风”,称“国风”,是从各诸侯国采集来的土风歌谣。汉高祖刘邦咏出《大风歌》,表达的也是一个大国苍生万有的沧桑理想。我曾追溯我的宗族“琅琊王氏”族谱里的祖先,看到西汉博士谏大夫王吉是我的“汉代祖先”,王吉曾上疏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西汉还有位名叫贾山的官员铿锵写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汉代重视风俗,设有风俗使,可见统治者重视乡风民俗,乃至纳入国家制度建设。这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用巨大。到隋唐,学者与大臣仍然认为:国家元气在风俗,风俗之本系纪纲。中国历代莫不以同风俗为治国要务,所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这里的“正俗”,已上升到要用光明正大的核心价值观去同风共俗。就这“风俗”二字,有如纪念中国人进步的一座伟大的纪念碑。

多么了不起的风俗啊！今天作为民俗来研究，已变成一个小领域，而且被挤到边缘。为什么？近代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明急风暴雨般的冲击，至现代又遭国人猛烈抨击。百年来，已有几代人，要认识自己血液中的性格，要找到自己的脚板同土地的亲情，要弄清中华民族的根本究竟是不是劣的，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静下心来，用自己的头脑和心，去仔细体会和辨认。

这需要一次又一次到曾经被我们批倒批臭的历史文献中去重新学习，需要一次又一次去访问边塞驿站的残垣断壁，需要去跋涉去拜访历史深处的砖瓦或陶瓷碎片……梅洁是在走过青春，走到渐行渐老的年龄才开始出发。

为什么梅洁总有微笑？这是乡愁、乡恋、爱、无奈，乃至继续跋涉和寻找升华的表情。我们发现，在经历了百年猛烈批判之后，非止古驿站是残垣断壁，我们的灵魂亦呈现着断裂，呈现着精神和情感的碎片……为了自己的灵魂更完整一些，为了情感、灵魂的归属，我们需要出发。

泥河湾、驿站、商道、神农架……梅洁一次次向外的跋涉，都是在向内继续成长自己。我们一次次的寻觅、观察和描述，可能不那么准确。但是，梅洁像少女时代一样，在成长。这一次，梅洁去寻找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园，她跋涉进去，留下一串串脚印。沿着梅洁的脚印，我们将会读到自己，这大抵就是阅读梅洁的意义。

2010年1月25日 北京

写在扉页上的话

一位著名学者曾说：“人是民俗的动物。”这是关于人与根文化，即民间文化关系的本质阐释。人在民俗中孕育、诞生，之后便是在温暖持久的民俗文化的氤氲中长大成人，再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在对民俗文化的祭奠中成为永恒的思念。

民俗成为民间文化的大景，乃至成为一种人类精神，是我在落雪的三月踏访内丘年画时温习到的。内丘人对于自然神宗教般的崇拜，在我的童年也是随处可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温馨的生活方式斩断了，我们革了许多文化的命。殊不知我们在暴烈的冲动中，最终把蕴藏在民间的最温存的生活方式，把能对我们养性养德的文化给丢弃殆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所以看重内丘年画，是因为内丘年画和内丘人坚守的乃是我们生命中对自然、对宇宙最深重的一种精神守望。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止、创造不竭的历史记录，当一种艺术成为他们精神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时，这种艺术便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艺术最瑰丽的部分，这是蔚县剪纸给予我的最好的启示。美丽的蔚县剪纸在寒凉的塞外丰盈着生活，也灿烂着一种中国文化情愫。

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了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录音

之后说：“听这样好的曲子是应该跪着听的！”柴可夫斯基用木匠唱的俄罗斯民歌创造了《如歌的行板》，托尔斯泰听后感叹：“我听见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那么，当我在华北大地踏访千年古陶瓷遗址邢窑、定窑、磁州窑时，我曾无数次瞭望空冥大地和苍茫蓝天，心喊：“我看见了中华文明伟大的精魂！”应该说，这是在民间文化探寻之旅中最让我震撼也最让我心灵不安的事象了！中国陶瓷文化对人类文明举足轻重，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脚下，可我们由此发现了什么？发扬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骄傲了什么？光荣了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定瓷三杰”的陈文增们和《千年磁州窑》的彭城镇心怀超常崇敬的缘由。

当然，让我一生牵念不止的是已经沉没在水下的我的故乡。这一沉没使一个五百年的府城、三千年的文化荡然无存。即使凤凰涅槃般地再生，又怎能找回古郾阳、古均州葬在水下的灵魂？

许多年许多年，我一直在独自行走。我从阴山脚下的《泥河湾》出发，我从那里小心捡拾起一枚祖先们曾经使用过的石器，我用石头的洪荒来平息我行走日子的仓皇；我沿着北方那条古老神秘的《商道》一路走来，我发现，“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我在它的辉煌中辉煌，在它的寂灭中寂灭。“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草原的晨曦、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在疲惫怅惘的长路上，我也曾在无数的古堡、古村、古《驿

站》歇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沿着驿站从古代走到了现代的，驿站上曾经集聚着人类文明的信息，有精粹也有齑粉；就命运而言，驿站是出发，也是归路；就情感而言，驿站是朦朦胧胧远去的身影，也是扎扎实实眼下的脚印；驿站文化既苍凉也温暖，既喧嚣也宁静；历史在驿站上集合，也在驿站上飞散，岁月在驿站上碾出了凸凹，也在驿站上垒出了造型；驿站一无所有又吞古纳今。”在驿站歇息的日子，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漫漫的荒原寂夜，我也曾无数次独自望天望月望浩瀚星空，我庆幸自己在漫漫的仰望中最终读懂了《紫金之魂》。我非常感动我在仰望星空时，感应到了来自月球和 2012 号星体上那古老而锐慧的目光。在我与那目光对接的瞬间，我的心灵居然在万劫空漠中，悲苦而灿烂地一颤……

我的脚步一直由北向南延伸。

当我站在“沙丘平台”的遗址废墟之上，抑或虔敬地走进德阳、万年的田畴麦地，当我旋身瞭望眼前的一片混荒抑或葱绿时，我无法想象千古神奇就在脚下，历史的呻吟、杀伐、怪异、诡秘，抑或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发现就在脚下。俯拾遍地的纹砖绳瓦、秦陶汉砾，还有积层很厚且已炭化的不知是哪个千年、世纪的谷粟，我无法不感受时间辽远的苍茫和震撼。历史曾在这里停滞，又从这里继续；曾在这里葬送、诀别，又从这里生发、前行。一路走来的瞭望，是瞭望历史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的弯弯曲曲、跌跌撞撞的脚印；行色匆匆的感悟，是感悟中华文明千年的血泪和蹒跚的步履。

而当我寻步千百万人后尘走在江南古镇的深宅、大院、古桥、庭楼之中时，我在想，现代人蜂拥而来是为了什么？是告别还是留恋？是向往还是追寻？

最终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我们能够留在那里的只能是一丝对平静、韵致、不争的家园生活的艳羡，一缕对千年传统文化的挚情又哀婉的回眸，一声对前人乃至祖先跌宕命运的深深慨叹……

我无意也无力重述抑或缩写中华民间文化、历史这部大书，我只是在我一个人的行走中，以我轻弱的内心感悟人类文明与蒙昧、前行与羁绊，抑或是现在与未来，我相信，每一次的感悟都会有生命新的皈依。我还深信，这一切依然密码般存储在这片大地之中，对于它的全部解读，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我还常常想，当我们把许久以来目光向外的探寻转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时，会深情地发现民族民间文化恒久、柔韧的力量，以及一个几千年不衰的古老民族的精神所在。

目 录

泥河湾 / 001
驿站 / 010
商道 / 020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 046
千年磁州窑 / 057
紫金之魂 / 063
历史的祭坛 / 075
登灵霄山 / 082
美丽艺术的民间 / 088
永远的民俗 / 093
德阳三惊 / 099
雕花楼慨叹 / 105
哦,泰山 / 110
望虎丘想北人种种 / 114
古文明与水的再次碰撞 / 117
大岳武当 / 129
走进神农架 / 138
走进万年 / 146
宜春三吟 / 156
郧西印象 / 165
关于戏剧的随笔 / 175
《黑暗传》与它的搜集者 / 179
守候“野人”的人 / 185
谁发现了“郧县人”头骨化石 / 190
文明的资粮 / 198
家园文化的守望者 / 202
我家的收藏 / 210

泥河湾

1

人类从哪儿来？最终到哪儿去？这是永远的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普斯死了，所以，斯芬克司永远活着。

……盘古过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化成各种各样的神。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泡天，淹没了罪恶……洪水中来了五条龙，它们捧着一个大葫芦在海里漂流。一个叫昊天圣母的神打开了葫芦。葫芦里走出了一对兄妹伏羲和女娲，圣母让他们结婚，于是生出了各个创世的神……此后人类诞生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这样讲述着古老的人类起源。

上帝告诉挪亚：“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和你的家人要全部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天空的鸟你要带七公七母，你们要活着……我要降四十昼夜大雨，淹没所有的活物，淹没罪恶。”过了一百二十年，挪亚把方舟造成了，于是上帝灭世的洪水瀑布般倾泻下来，四十个昼夜后，世界成为一片汪洋。一年后，拯救人类的方舟停泊在了亚拉腊山上，挪亚和方舟中的活物走了出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圣经》的《创世记》里记载着这样一个迷人的传说。

大洪水的故事、挪亚方舟造人的故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传诵着，说法多达六百多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据说多达二十亿，占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整个世界的记忆。于是，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大地上那个有关洪水的假说——海啸洗劫了田野、山谷，毁灭了一次文明。

大洪水的故事是人类诞生之谜，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之谜？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考古学家们络绎不绝地在亚拉腊群山寻找着挪亚方舟。

后来，他们在埃布拉遗址——苏美尔人的王宫发掘出了古老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用太古时代的楔形文字记述在黏土泥板上有关那次洪水的故事。泥板上的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那是一种神秘的语言，没有人能识别它。直到19世纪末，

英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乔治·史密斯才终于破译了这一消失近三千年的语言的秘密。这样的泥板迄今在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上千块,人类史前的无数信息在等待着被破译、被倾听。

史密斯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努力。于是,挪亚方舟最终得以在时间的消逝中绝处逢生,人们发现它时它已变成一艘巨大的“石头之舟”,停泊在今土耳其境内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成为揭开人类诞生之谜永恒的象征。

2

人类对亚拉腊冰峰上石化了的“方舟”存有深切的感激之情:不是祖先们历经万劫,将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人。不论“这只方舟”是不是人们千年寻找的“那只方舟”。

找到了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找到了亚拉腊山巅之上的方舟,人类寻找祖先的激情、脚步就会终止吗?恰恰相反,那个寻找的神话总是鼓舞着人们在这块大地上奔走不停。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是我们的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又听说八十万年、一百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后来,又听说一百一十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再后来,又听说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非洲迁徙而来——因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地区都发现了三百万年前人类的头骨化石,以及人类最早的产品——打制石器……

我们到底乡关何处?

祖先的生命信息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哪里蕴藏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

诘问使那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也不免踌躇:“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能精确算出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久!”

也许,祖先们原本就处在永远的漂泊之中。

也许,子孙们永远都在疲惫的旅途。

因为漂泊,我们思念着故乡;因为总在旅途,我们才不断回眸那条具体而又模糊了的乡路……

后来,当有人把千年的“思念”和万年的“回眸”一起聚焦在东亚大陆板块上的一片“古湖”上时,人类便又有了新的“家园之说”。

3

现代人都知道中国北方有座古城大同。

大同有北魏王朝创建的宏伟无比的云冈石窟,大同的地底埋藏着无边的煤海,大同辽代的泥塑和明代的九龙壁都有说不尽的艺术秘密。但现代人绝不知道辽阔的北中国大同盆地曾是一片茫茫无涯的湖海,更不知晓我们千年寻觅的祖先居然在这片湖海岸边生活了数百万年……

这片湖海曾经漫及了今天属山西省大同地区的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以及属河北省的阳原、蔚县的大部,面积达九千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想象海水滔天而来,而后波光粼粼的情景。

后来海水退走了。现代人已看不到海景,但却看到了海的文化。比如盆地里的蔚县人“叨古”时这样说:“在蔚县与阳原交界处,有一个村庄叫沙洼。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面的故事便说唐僧取经路过这里如何掉进了海里,说八戒怎样一边哭一边用嘴拱海边的岩石,说八戒居然拱出了一道山沟,海水顺着山沟流走了,于是唐僧得救了。末了他们还会告诉你,到沙洼村到处可以捡到鱼的遗骨和海螺的化石;他们还这样说:“从前,蔚县是个大海,海中有匹神马……”接着就说这匹马怎样在夜深人静时出来糟害庄稼,说王母娘娘如何倒掉鞋中的土填平了海,人们如何捉住了海里的白神马,于是,这里的村庄就叫做“白马神村”;他们还说“单疙瘩村”如何埋葬了美丽善良的龙女,说“单疙瘩”就是龙女的坟墓;说南海观音如何用两名金鱼女童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海里的黑龙,最终填平了大海,说现在蔚县境内的“鱼甲山”就是两名金鱼女童的化身……

生活在盆地里的蔚县人、阳原人把关于“海”的故事编了几大本书。“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说起他们脚下的土地时,他们总是这样开头。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这片属于海的盆地里和盆地北边的阴山脚下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时,我不知海对于这块土地是历史还是向往。

后来我听说了盆地里有个泥河湾。

说泥河湾文化是人类祖先的文化;

说泥河湾湖相沉积和欧洲维拉弗朗古沉积是一个时期;

说泥河湾是“中国的奥杜韦峡谷”；

说泥河湾地带是地球第四纪冰期时人类诞生和幸存的地区；

说泥河湾这里曾经有一片存在了几千万年的大海，说这片大海叫“大同湖”；

说“大同湖”孕育了地球最早的人类……

所有的“言说”都出自那些不畏艰难困苦找寻人类故乡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于是千年的传说富有了科学的生命。

我惊讶了，也激动了。

到泥河湾去看“海”、到泥河湾去探视人类的故乡，最终成为一种神旨般的牵念。

4

走在大同湖盆地的土地上时，已到了夏日的八月。

这是一个世纪的岁尾，也将有一个千年的临盆，这个时辰离我们祖先在泥河湾生活的年代已相隔了几百万年。这样的探视实在是太久违了。但人类总是怀着乡愁到处在寻找家园，这是一个情结，我们在这个情结的缠绕中，作不停的出发又作梦里的回程。于是，当现代人制作的车轮碾在曾经是海的土地上时，我就不停地从车窗里向外瞭望，我仿佛听见海的声音和祖先“哟呀”的声音，一起从遥远的山谷传来。

然而，车窗外的土地异常干涸，地面上游移着“丝丝”的白色气体，有一种干热使所有的庄稼窒息。八月是北方粮食估产的季节，可眼前谷子没有拔节，玉米没有抽穗，黍子刚刚拱出地皮，只有一尺多高的葵花没有结饼……盆地里的人们说，他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说今年的庄稼至多收两成。说他们许多年份里都是靠天收。于是我想，那诞生生命的海呢？那碧波荡漾的水呢？

海在这里停留了几千万年，海在这里孕育了生命，后来海水退走了。在海边走过了几百万年的人们至今依然靠天收！依然艰难！依然贫穷！怎样破译海与文明的密码？怎样想象人类千古的蹒跚？

泥河湾是阳原盆地桑干河畔一个至今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以此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古湖”、“泥河湾层”、“泥河湾期”、“泥河湾动植物群”、“泥河湾文化遗存”已超越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而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研究泥河湾倏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从一批西方人开始的。1921年，

法国神甫桑志华向传教士发出呼吁,号召人们搜集古生物化石标本,在阴山脚下的张家口传教的天主教牧师文森特当即应允,并提供了泥河湾出产古生物化石的信息。八月我到达泥河湾村时,在信仰天主教的泥河湾人建造的辉煌的教堂里,应该说依然回响着文森特当年留在这里的声音。

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走进了泥河湾,他惊讶地发现泥河湾广阔的河湖相沉积物传递着人类故乡的信息,无法遏止的激情使他第一个向人类发出了“泥河湾层”地质的呼声。此后的十几年里,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韦托、步日耶,这些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泥河湾,他们渴望找到证据来说明三四百万年前濒于灭绝的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后来他们几乎是俯拾皆是地获得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他们从化石里发现了人工作用的痕迹。于是,他们相信泥河湾一带在地球第四纪时就有了直立行走的人类。

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开始建议把泥河湾地层与欧洲维拉弗朗期地层进行对比,从而作为华北第四纪初期标准地层之一。于是,“泥河湾层”便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专用名词。1957年,曾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的贾兰坡等中国考古专家开始向人们提示:到泥河湾的地层里去寻找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吧。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近二十年里,中国的盖培、卫奇、贾兰坡、汤英俊、尤玉柱、李毅、谢飞、孟浩、成胜泉等数十位考古、地质专家在古大同湖和泥河湾跋山涉水,走峡谷、钻山洞,不辞万苦地寻找着最早制造工具的人群。所有的寻找都充满了传奇,所有的收获都近乎神喻。科学在远古与现实的艰难穿梭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向人类之初的神秘的幽径——许家窑、小长梁、东谷坨、虎头梁、郝家台、青瓷窑、杨家沟……这些千百年来定居在桑干河两岸的默然而贫寂的小山村,作为旧石器文化遗址,突然一起开始不间断地向现代人讲述着第四纪人——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发现人类的起源和生命不竭的前行。

5

泥河湾村的玉米没有抽穗,叶子也被一场冰雹打得披头散发。我随成胜泉一行来到了泥河湾古文化遗址。

成胜泉说,在泥河湾遗址已发掘出上万件第四纪时期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针叶树种、阔叶树种和草本植物的孢粉带。当我凝望着眼前厚达百米、数百米的一层叠一层的灰黄、黄绿、灰白、灰蓝、棕红色的黏土、泥沙、砾石